

# 跟着春晚看大足石刻

张儒学

“大丰大足，喜乐安宁！”大足石刻登上2025蛇年央视春晚了。

除夕那天，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着丰盛的年夜饭。零点钟声快敲响时，我们出去放鞭炮、烟花，整个村庄瞬间沸腾起来。在屋里看春晚的父亲忽然大声喊道：“你们快来看，大足石刻上春晚了。”我们赶忙走进屋里。随着零点钟声敲响，数百个写着“巳巳如意，生生不息”字样的孔明灯从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升起，场面十分震撼。千厮门大桥上，75名大足鲤鱼灯舞演员欢乐起舞。央视春晚主持人用地道的重庆话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大丰大足，喜乐安宁！”

看着春晚，我的心中涌起自豪感。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也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央视春晚通过精美的画面和深情的解说，将这一文化瑰宝呈现在全国观众的眼前。随着春晚的镜头缓缓推进，一尊尊佛

像，或慈眉善目，或威严庄重，它们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栩栩如生，仿佛在诉说着那段遥远的历史。每一刀每一凿，都凝聚着古代工匠们的心血与智慧，它们用石头的语言，记录着信仰与艺术的交融。

春晚是一场文化的盛宴，而大足石刻则是这场盛宴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巳巳如意，生生不息；风生水起，一路长安；年年安逸，岁岁重庆；红红火火，生活幸福。”在一片红色的孔明灯“海洋”中，老人、小孩、青年们祈愿大丰大足，喜乐安宁。崖壁上的石刻雕像，在红色孔明灯的映衬下，仿佛重回唐宋盛景，宝顶山的千手观音披上金色华光，华严三圣在灯影中肃穆而立，牧牛图的田园诗意随光影流转。

大足石刻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丰碑，一直以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历经唐末、五代，盛极两宋，余波延至明清，是我国晚

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具有前期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价值，并以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春晚中的大足石刻，不仅展示了其艺术的魅力，更传递了一种文化的力量。

初一那天，父亲早早地起床，拉着全家人去宝顶山看大足石刻。宝顶山游客很多，热闹非凡。架香会朝山礼佛的队伍中，不乏手执鱼灯的香客，庙会活动中，悬挂鱼灯“耍鲤鱼”是不可或缺的项目。还有极具大足石刻文化代表的千手观音舞蹈、川渝经典戏剧表演“变脸”以及大足本土特色非遗表演“双桥杂技”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宝顶山石刻景区欢迎蛇年首批游客，并为游客赠送文创礼物，还开展了书写对联等活动，让前来宝顶山的游客在欣赏大足石刻灿烂文化的同时，也能满载而归。

我环顾四周，来宝顶山的游客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不知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跟着春晚看大足石刻，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新春盛宴。

## 书香政协 渝·悦读

### 趣品蛇文化

钟芳

2025乙巳蛇年款款而来，一本介绍有关蛇类的博物艺术作品——《生肖日历：2025金蛇献瑞》进入公众视野。蛇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六，正好居中。它紧随龙之后，被称为“小龙”，也被赋予了种种神秘的色彩。该书以日历的呈现方式，通过精美的画作及其简朴的文字介绍，带领读者领略蛇的博物史，并揭示出蛇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人类历史及世界主要文化体中的特殊地位和丰富的象征意义。

全书紧扣蛇这一物象，首先从博物学的角度，谈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蛇。以往一谈起蛇，不少人既憎恨、又恐惧。然而，本书的讲解，却改变了我们对蛇的固有认知。从书中的科普得知，蛇属于爬行纲有鳞目，在距今1.5亿年左右的白垩纪便有出现，差不多和恐龙是同期。蛇体型细长，没有四肢，但却灵巧无比，可迅速游动、穿缝、攀高、入洞。山沟、草丛、河湖、田畔，随处可见它们的踪迹。蛇的种类很多，遍布全世界，有的有毒，有的无毒，身着华丽外衣的蛇，其毒液往往也最致命。从确保生物多样性的层面而言，蛇作为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理应得到人们的合理保护。如果人

类无节制地捕猎野外的蛇，蛇类就会急剧减少，导致农林生产的鼠害越来越猖獗。本书通过深入浅出的生态知识介绍，让公众对蛇的种类、分布、习性等方面，都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其次，全书穿越古今中外，于纵横对比中，解析了蛇在不同国家的深邃文化寓意，真正让看似冰冷的蛇，走出人们认知上的灰色地带，从而在意蕴丰厚的人文风景中变得鲜活灵动起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是上古时代重要的民族图腾，又因与龙图腾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神圣的文化意涵。闻一多先生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脚、马的毛、鬃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而成的。在古籍和民间传说中，被认为华夏始祖的伏羲与女娲，被描述为“人首蛇身”。民俗风中有游蛇灯、举办蛇王节、祭祀蛇神等娱乐活动，文学作品中更有知恩图报的灵蛇、可爱的蛇女以及以蛇为题的诗篇。至于西方文化中，蛇却有着多重象征意味。一方面，它是邪恶与恐惧的代名词，如《农夫与蛇》的演绎，入木三分地诠释了蛇的冷血与无情。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不朽和永生，在西方画家们

笔下，蛇常被描绘成头咬尾的圆圈，象征着周而复始、永生不死。而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蛇又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物，象征着医术和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迥异的艺术表达，既让我们体察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也让我们洞悉到一个更加多元、立体的蛇形象。

一张张精彩的画作与文物，连通着古今，将蛇的历史及其文化，展现得格外引人入胜。战国文物玉缕空龙蛇纹佩，用精美的玉石雕琢出龙与蛇的唇齿相依，彰显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耍蛇人》，用明暗相间的色调、写意的画笔，勾勒了一幅蛇与人、蛇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温馨画面；印度古画《蛇与公主》，用质朴的绘画语言，讲述了蛇与人类交往的故事，阐明了善待生灵的重要性；英国画家伊芙琳·德·摩根的《墨丘利与双蛇杖》，则用隐晦的笔法，用双蛇的相向而行阐释了和平与止战的意蕴……这些散发着历史光泽的画与物，就像一张张名片，带领我们穿越时空，探索全球各地的蛇文化和蛇的博物学知识。从古代神话到现代科学，从神秘的仪式到日常生活，有关蛇的话题，总是那么常说常新。

## 2025开门红

雒伟

一个个重新归零，翘首以盼  
一个个步履坚实，向着远方  
一个个精神抖擞，星光闪耀  
听啊！2025年的战鼓已经敲响  
下一站，我们和春天一同启程

去体验，去生活，去成长  
田间、工厂、车站、商场  
每一处都是新的热闹繁忙  
每一个行业，都蓄势蓬勃  
岁序更替，我们开门大吉

## 一年之计

兰子龙

当风从立春的节气时令中吹来  
就算坚硬如冰  
也被软化成涓涓细流

立春的风叩开春天的门  
似天神一般的工匠  
给大地披上一层绿色的植被

如果说这就是春，还不够  
还得需要一场花事  
用于表明这个季节的态度

更需要一场春雨，润泽万物  
从冬眠的睡梦中苏醒  
开启一年之计

## 不辜负每一滴 春雨的馈赠

唐毓

春雨在此奔走了三千里  
如期抵达我的村庄  
我无须侧耳倾听  
细密的雨声动听如诗  
在一夜之间，奏响了一曲  
万物生的交响

此刻，抬头或低头  
从山岗到田间  
草木们争先恐后泛绿  
麦苗暗自拔节  
千万朵油菜花蕾含苞  
以及南来的飞燕……  
我们一起向缤纷的春天  
敞开心扉

阡陌间，忙碌的乡亲  
脚步轻快，积攒了一冬的  
心思，像种子逢春发芽  
我丝毫不怀疑他们  
什么都能创造，厚实的手掌，捧出一场田园  
盛大的乐章

为此，我必须不辜负  
每一滴雨水的馈赠  
俯下身去，在这种下一场  
春天的宣言，让闪亮的  
音符，一幅家园五谷丰登  
共同富裕的水墨画  
代替我的心愿  
满村庄都是

## 沐心海

### 巫山广播局的留声机

周子杰

巫山清晨的雾霭漫过石阶时，我总看见青砖缝里渗出的苔痕正往台阶两侧洇染。这条唤作飞云巷的山城步道，自石牌楼斑驳的牌坊向下蜿蜒，穿过七道青瓦参差的弯，落在县融媒体中心中心的台阶前。

台阶上凿着的防滑纹早被岁月磨成细浪，倒像是谁把三峡移民以来的光阴都刻成了唱片纹路。

1983年春，广播站的老唐总爱在城关老城歪脖子树下歇脚，从乡镇调到巫山老城那日，他正用蓝布包裹手摇发电机，蓑衣上的雨水在台阶上滴出串省略号。“乡亲们，”他指着台阶下蒸腾的雾，“咱们的广播声得比这山雾升得还高。”那年山洪冲垮老县城城墙，他摇着发电机在石道上往返月余，硬是让《巫山之声》的旋律每日准时漫过青瓦。

后来我在龙潭镇撞见一个佝偻的背影。这位《巫峡湖》老编辑陈师傅，他年轻时总在老城广场石阶上校稿。1992年，有次暴雨突至，他慌忙脱下衣服裹住蜡纸，自己淋得透湿却笑笑：“字迹要是糊了，巫山山民就看不见春耕通知了。”他右手中指至今留着铁笔磨出的茧，倒像是枚褪色的勋章。

千禧年的晨雾里，台阶上开始飘着油墨香与电磁波。那日正午，我看见潘叔扛着摄像机往石牌楼跑，运动鞋在青石板上敲出急雨。后来在剪辑室看他拍的素材：百岁老人对着镜头唱山歌，皱纹里漾着八十年代广播里教过的调子。

再后来，我在第七道弯遇见小何。她接过了陈师傅的接力棒，挎着印有“融媒体”字样的帆布包，鬓角沾着无人机螺旋桨卷起的柳絮。“您看这取景框，”她将屏幕转向我，神女峰云海间浮动老槐树的新芽，“老师总说宣传工作者是缝补时光的人。”她帆布包里露出半截泛黄的笔记本，那上面有陈师傅用红笔批注的“民生版面须增补柑橘滞销报道”。

最难忘某个深秋傍晚，暮色将石阶染作旧磁带颜色。小李抱着老唐留下的富士牌相机，在广播塔穹顶教孩子们拍星空。“当年师父在这里拍过移民的队伍。”他调整三脚架的手势与老唐操作发电机的姿势惊人相似，“现在要拍满山红叶。”孩子们嬉笑着跑过青石板，惊起栖在广播站旧址窗棂上的麻雀。

暮春槐花香最浓时，石阶两侧的墙根冒出新绿。融媒

体中心的老少围坐在老槐树下，听潘叔讲5G直播车进山的故事。小何忽然指着砖墙：“看！苔藓长成了心电图的形状。”众人细看，那青苔的纹路竟与老式收音机电波图惊人相似。不知谁家的孩童追着光影奔跑，运动鞋踩过青石板上深浅不一的凹痕——那分明是几十年间无数布鞋、胶鞋、皮鞋留下的年轮。

下晚班时，我常驻足巫山电视塔下。山下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恍若数十年前巫山老广播站窗口漏出的暖黄。无人机的指示灯在夜空中划出弧线，与三十年前手电筒在山道上的光路悄然重叠。山风掠过石阶两侧的野菊，把陈师傅铁笔的“沙沙”声、老唐发电机的“嗡嗡”声、潘叔键盘的敲击声，都酿成了绵长的春醪。

昨夜有月，青石板上的露水映着碎银般的光。恍惚见历代宣传人的影子在台阶上叠印：握铁笔的手与触控屏的指尖交错，蜡纸筒与云存储擦肩，巫山山歌的颤音混着短视频的配乐。飞云巷的雾霭里，老唐说的“党的声音”正化作满山遍野的春笋，在新时代的雨水里拔节生长。

## 乡村新图景

### 追春

杨力

二月里，乍暖还寒，但春天已悄然来临。此时，如酥小雨滋润着大地，青悠悠的麦苗似有若无，一只春燕飞过，路旁的桃李正含苞，沟渠边的酢浆草刚苏醒。

节庆的鞭炮声犹在耳边，孩子们拿着留有余温的压岁钱去集镇上买糖果，而勤劳的父母们已经下地。疏通田埂边的沟渠，拔去麦地里的野草。我随第一拨城里人去追寻春天的讯息。这次去的地方开着许多民宿，而我的朋友是其中一家民宿的老板。只因一次偶然的乡下追春之旅，她成了“一个新乡下人”。

起初，她要辞职回乡开民宿的打算并没有得到家里人支持。村子当时的环境，一条绕村而过的臭水沟，许多撂荒的土地，缺少年轻人的村子没有生机。但领着大家参观的村支书却很有信心，他指着墙上的规划蓝图，描绘着村子的未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加快，随着农旅融合的推进，臭水沟将变成清澈的小溪，撂荒地将在春天缀满灿灿的油菜花，在夏秋以滚滚稻浪引来城里人追捧。不仅如此，在乡村振兴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积极引导，这儿还将进一步打造特色农产品，带动艺术文创、农业科研、特色餐饮项目以及酒店民宿逐步落地，最终呈现出一个全新的近郊

“打卡”地，从而带动当地民宿、餐饮、文创等新业态整体快速发展。

短短几年时间，这儿的网红“打卡”地早已传遍四方，无数的年轻人回到乡下，和许多像我朋友这样的“新乡下人”一道，让昔日偏僻的乡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无数前来追春的人，漫步在溪水潺潺、环境优美的村头，徜徉在现代科技赋能下的五色花海，那份自在与惬意，真实地写在了每个人的脸上，装进了所有游人的心里。

鸟叫、蜂鸣、溪水声交织成早春的交响曲，而满山的桃花正含苞待放。谁也不会料到，几年前这儿还是一座荒山，有感于家乡的变化，几个年轻人回乡创业。他们开山、蓄水、肥土、嫁接，把荒山栽满极具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的新品种桃树，第二年结出的桃子广受欢迎。许多人闻讯而来，追寻含苞中的桃花，期待结出甜美的果实，曾经的荒山成就了这帮年轻人的梦想，也满足了无数追春人的心愿。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千百年来，人们追春赏景，既是习惯也是期盼，而当下，人们赏景追春，追寻的是内心实在的安稳与幸福感。无数的奋斗者，造就了时代的春天，也圆了无数追春人的梦。